

不平静 的校园

● 黄世衡 著



不平静的校园 黄世衡

文心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10.125印张 86 千字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册

ISBN 7-80537-277-2
G·271 定价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怎样正确培养孩子？怎样正确看待分数？怎样正确处理师生关系？长篇小说《不平静的校园》，围绕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，作者运用生动多彩的文笔，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场风波，一个个矛盾。作品特别是对学生们的心理活动描写得较为细腻、真实。本书虽然是写校园生活的，但读来一波三折，生动感人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主要人物

年 华	女	初三一班语文老师
高可为	男	初三一班数学教师，班主任
归 彰	男	初三一班外语教师
渠校长	女	师大附中校长
文 森	男	初三一班学生
柳知春	男	初三一班学生
柳昆兰	女	初三一班学生
高友山	男	初三一班学生
丁乙炳	男	初三一班学生、班主席
文教授	男	文森的爷爷
文载道	男	文森的爸爸
江灵秀	女	文森的母亲
申 茗	女	文森的伯妈、高可为的未婚妻
柳河西	男	柳昆兰的父亲
丁 昆	女	柳昆兰的母亲

目 录

一	乔迁	(1)
二	家教	(14)
三	争辩	(26)
四	魔爪	(37)
五	惊惧	(51)
六	抢救	(65)
七	交锋	(75)
八	怨愤	(85)
九	单恋	(97)
十	游园	(110)
十一	家访	(121)
十二	转载	(133)
十三	幽会	(147)
十四	拜见	(160)
十五	流言	(172)
十六	斗殴	(186)

十七	演讲	(201)
十八	戾弃	(217)
十九	爱河	(229)
二十	登山	(244)
二十一	惊梦	(257)
二十二	猜疑	(269)
二十三	嫁祸	(283)
二十四	来信	(295)
二十五	圆月	(308)

一 乔 迁

文森快要搬家了。

他已经十五岁，再和爸爸妈妈挤在一间小屋子里，不合适了。

何况这又是一间西厢房。俗话说：有钱不住西南房，冬不暖来夏不凉。现在终于快要在这冬似冰窖夏似火炉的小屋里搬出去了，搬到两室一厅的楼房里去，不但居住宽绰，而且冬天有取暖设备，夏天有穿堂的清风拂面，美气得很呢。

乔迁之喜呀！

然而，在这即将迁入新居的日子里，文森家却没有什么喜气，一家三口都处在淡淡的、有点不可名状的愁苦之中。

早晨起床后，各人做各人的事，盥洗、叠被、洒扫，互不干扰，也无须吩咐。语言这交流思想的工具，在这时没有什么用处。等早饭摆上桌子，也没有话说，默默地吃。吃完，各自拎上提包，去到自己的学校。

三个人，三所学校——文森在一所中学上初三，爸爸在

另一所中学任教导员，妈妈在一所小学教语文。

傍晚，各自回到这西厢房里，活动内容比早晨复杂多了，但仍然没有多少话说。晚饭吃过了，餐具、炊具刷洗干净，就又各人做各人的事。

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。

妈妈坐在床沿织毛衣。

文森坐在桌旁做作业。

电视机冷落在墙角好几天了。

九点钟，爸爸就上床睡觉。然后是文森。最后是妈妈。

文森躺在床上，隔着布帘子，听见爸爸在抽烟，妈妈轻声叹气。

爸爸为什么不能入睡，妈妈为什么叹气，这几天家里为什么笼罩着愁闷的气氛，文森心里是很清楚的。

电视节目还没有完。五间宽敞的正房里，爷爷奶奶一家。两间东厢房里，伯妈一人，都正在看电视，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。

文森听得出来，是在播映国产喜剧故事片《阿混新传》。不知是观众一再点播，还是电视台偏爱，这部影片已经播映过多次了。

文森猜得出来，正房电视机旁肯定只有奶奶和保姆陈阿姨，爷爷是绝对不会看的。

爷爷这会儿在做什么呢？一定是坐在他的书房里读书。或者在撰写他的论著。电视节目他只看三种，一是新闻联播，二是祖国各地，三是世界各地。偶尔看点影剧，大都是

有始无终。至于《阿混新传》这样的影片，他是根本不会看的。他认为喜剧、哑剧、谐剧、相声，都是插科打诨的穷极无聊的玩艺。奶奶说：这也是艺术。他嘴唇往下一撇，露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

在这个已经分开过日子的独门独院里，这位年已七十的老教授，有着绝对的权威。他从不大声训斥任何人，但所有的人都怕他。谁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合他的意，或者话说得不对他的心思，他就严肃地直视着，那冷峻的目光，就是不满和批评。直视时间倒也并不长，通常只有几秒钟，然后他就转过身，胳膊一甩，径自走开，毫不客气地将不能“敏于事”或者不能“慎于言”的人，丢弃在身后。

院子里的三家人，无论大人小孩，大概谁都领略过他的无言的直视，和那无情的拂袖而去。文森自然也领略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次数多了，那一件件事情的起因也就记不太清楚了。

但有一次，文森总也忘不了。

那还是三年前，文森上小学六年级时候发生的一件事。

事情并不大。一天下午，邮递员送来一封信，是爷爷的。文森因为急着去同学家问一道数学题，顺手把信放进衣兜里。同学也不会做那道题，他们就一起去学校问老师。回到家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文森想起爷爷的信，不敢再怠慢，立刻送到正房。

“爷爷，您的信。”文森从兜里掏出信，恭敬地递了过去。

老教授并不接信，也不说话，脸色严肃起来了，坐在藤椅里直视着文森。

文森连忙作自我批评：“我去同学家问数学题，在门口碰上邮递员叔叔送来这信。我应该立刻回来交给您。”

老教授仍然直视着孙子。

文森不知道还有什么错误。

老教授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叠子信。文森看见，个个信封都是平平展展的。而自己手里的这一封，却对折过了。当时是为了放进衣兜里才折起来的。

哦，错误在这里。

文森正准备继续作自我批评，老教授却已经站起身，接过信去，扔在桌上，向后一拂衣袖，在屋子里踱起步来。

文森还站在那里，等着爷爷教训，或者挥手让他离去。但爷爷既不教训，也不挥手，只是反剪了手踱步，踱步。

奶奶进屋来了。看看桌上折过的信，对爷爷说：“这有什么呢！夹在书里就可以压平。为这么件小事儿也向孩子发脾气。你呀！哼，要不要我用电熨斗给你熨一熨？”

大概是觉得当着孩子的面，受老伴的数落与冷嘲，有损威严，所以老教授终于抬起胳膊，用手背朝文森挥了挥，文森才解脱出来，退到屋外。

文森不喜欢爷爷。不错，爷爷跟许多健康利索的老人一样，脸色红润，衣着整洁，风纪扣从来都是扣得好好的；不错，爷爷学问大，是一位名教授，经常发表文章，还出版过许多书。但是，他太威严了，他的穿着，他的神态，都象他

出的大厚书那样，又整齐，又庄重，又严肃。他的脾气太怪了，他的偏见太多了。许多教授专家都不象他这样，他们都挺和气，开朗，平易近人。

对于爷爷的怪脾气和偏见，文森的印象是太深了。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老师出了个《我家里一个人》的作文题，文森写的就是爷爷，而且着重写了爷爷的脾气和偏见。老师对他这篇文章极为赞赏，在“我遗憾地发现，爷爷的脾气和偏见，是跟他的年龄和学问一起增长的，年龄越大脾气越大，学问越多偏见越多”这几个句子下面，画了许多圈儿。批语写着：好文章，因为感受得深刻，所以写得深刻。评分：95。这是语文老师很少给的作文高分。

文森拿到作文本很高兴，但跟着就犯了愁：每次作文本发下来，妈妈都要看的，这篇文章，妈妈看了会说什么呢？恐怕不会也说是好文章，该得95分。也许要倒过来，59分，不及格，理由是：对老人不尊重。

妈妈对爷爷是尊重的，尽管爷爷并不尊重她。

对于这个已经分开过日子，但仍然维系着血缘与亲情关系的家庭，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，文森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。用不着冷静的分析，凭直感就能感觉出来，真是“为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呀。

文森八岁的那年春天，爷爷过六十三岁生日，大家都聚到正房给老人家祝寿。

这天爷爷很高兴，话比平时多了几十倍，但多半是对姑父姑妈讲。姑父姑妈虽然就住在附近，但很少来，因为他们

都在报社工作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今天聚在一起了，爷爷和她们又同是舞文弄墨的，共同语言多，这也是常理常情。伯妈只坐了一小会儿，说要跟奶奶和保姆陈阿姨一块儿准备午饭，就走开了。爸爸妈妈仍然陪着，听爷爷和姑父姑妈畅谈，有时插上一句半句话，说到可笑的地方陪着笑两声。

对于这种局面，爷爷毫不在意；但姑父姑妈显然觉得别扭，姑妈笑着说：“知识分子凑到一块儿，没别的，座谈！今天祝寿，也开上座谈会了。我看咱们该换换内容了，让孩子们来表演节目吧！”

大家都同意。爷爷也赞成。

“谁先出场？”姑妈不愧是记者，十分活跃，看看没人响应，她又说了：“表演节目，通常情况是很少主动的、自觉自愿的、争先恐后的，多半都是要请上场，有的还是罚上场。今天是祝寿，罚，不好。那么我就请，请到谁，谁就上场，一律不许推推让让，扭扭捏捏。现在开始，首先，请森森给咱们唱个歌！”

八岁的文森，正依偎在妈妈跟前。听见姑妈点到他，不由得身子一动。在家里当着家人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表演节目，他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从幼儿园到上小学，这种表演怕有四五十次了吧。每次表演完了，鞠个躬向妈妈跟前跑去的时候，都有一片掌声和叫好声追着他，簇拥着他。而这时，爷爷常常会张开双臂喊道：“森森，到爷爷这儿来！”于是，他就扑到爷爷怀里去。今天是向爷爷祝寿，当然应该表演，好好表演。文森抬眼看看妈妈，在妈妈美丽慈爱的眼睛里看

到了鼓励和信任，他于是大大方方地走到屋子中央。

姑妈走过来，小声对他说：“唱什么歌？我给你报幕。好。——第一个节目，男声独唱，《小小读书郎》。演唱者，文森。”

文森立正站着，双手背在背后，头微微昂起，两眼微微上视，目光越过观众头顶——这是他当众唱歌时一贯的姿态。只见他眉头一扬，小嘴一张，悦耳的歌声就在屋子里飘绕了：

小啊小儿郎，
背着那书包上学堂。
不怕太阳晒，
也不怕那风雨狂。
只怕先生骂我懒哪，
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。

.....

文森自幼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很强，记忆力又好，一首他喜爱的歌曲，听几遍就能唱下来，而且善于模仿别人的唱法。他的歌声不但悦耳，而且颇具打动人心力量，能引起听者的感情共鸣。今天他觉得自己都被这小小读书郎的好学和天真可爱感动了，他觉得听的人也感动了。尤其是妈妈，看，她满意地微笑着，听到“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”那句反复歌唱，她的眼睛里分明有泪花儿在闪动呢。

在这样的非正式演出的场合，一般的成年歌者，都是唱完一段就鞠个躬退下。那用意，大概一是不愿意长久在众目

睜睜之下受熬煎，二是“见好就收”。孩子们可不是这样，孩子们实在。只要是当众表演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看成是正式登台演出。一首歌是几段歌词就唱完几段歌词，受熬煎就受到底。“见好就收”？对不起，老师没这么教过，再说也“收”不住。

小文森也是这样，听，他紧接着唱起了第二段歌词：

小啊小儿郎，

背着那书包上学堂。

不是为做官，

也不是为……

“行了行了！别唱了！”爷爷突然喊道。

众人都一愣。

坐在爷爷身边的姑妈，奇怪地说：“爸，您这是……”

“我们不要听你唱了！”爷爷冲着文森说；又转向姑妈三岁多的小女儿：“芯芯，来，给我们大家跳个舞。”

文森的眼睛里，那随着歌声燃起的欢乐的火苗儿，一下子熄灭了。他的嘴唇，那随着歌声张合的好看的嘴唇，还一直半张着，似乎还想把那动人的歌继续唱出来，现在他让它闭上了，似乎很困难地把他的歌关进嘴里，然后困难地吞咽下去。他的脸上，他的眼睛里，充满了失望，沮丧，难堪，委屈。他没有一头扑向妈妈，他也没有怨忿，他甚至还微笑着，难堪地微笑着，慢慢地走到妈妈身旁，看小芯芯跳舞。

他觉得妈妈把他搂得很紧。

他觉得妈妈的身子在微微抖动。

他抬眼看看妈妈。妈妈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。他轻轻喊了一声“妈”。妈妈只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却仍然没有低头看他，还是微笑着看小芯芯跳舞。

尽管祝寿宴席的午饭那么丰盛，但回到家里，晚饭桌子上，文森又吃到了最爱吃的妈妈的拿手好菜：鱼香肉丝。

晚上，妈妈带文森到她的同事家看彩色电视：美术片集锦。

看完电视回来，九点多了。妈妈安顿文森睡下后，才坐到桌旁，批改那厚厚的一摞作业本。

小文森心里灵透。妈妈为什么做这一切，他是明白的。妈妈从不说闲话，从不背后说人是非。妈妈今晚就什么也没有说，小文森也什么都没有问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下着雨，妈妈正要上班去，一辆小汽车停在院子门口。这是来接爷爷去开会的。

妈妈连忙走到正房去接爷爷。经过院子的一段路，妈妈手里的雨伞，几乎完全罩在爷爷头顶上。爷爷坐进汽车后，身上没有淋湿一星半点儿，妈妈的衣服却已经潮湿，头发上的水珠，一滴一滴滚落下来。

妈妈这么尊重和孝敬爷爷，这篇《我家里一个人》，着重写了爷爷的怪脾气和偏见，妈妈会喜欢么？也许不仅仅是喜欢，甚至会不能容忍呢。

妈妈做事情一向有条有理，知道双周要作文，也知道语文老师从不拖拉，必定在单周的第一节语文课发下作文本，当天晚上，她就会向文森要作文本看的，回回如此，绝无例

外。

今天自然也没有例外，晚饭后，妈妈就向文森要作文本。

文森犹豫地递过去。妈妈看他这样子，有点奇怪地问：“怎么哪？”

文森说：“我这回写的，您多半，多半不会喜欢。”

妈妈翻开了作文本。

文森在一旁做作业。他做不下去，不时抬头来看看妈妈，审视她的表情变化。

赞赏，好象没有。不高兴，好象也没有。妈妈的脸色很平静。

但是，看完以后，妈妈的表情严肃起来了。

文森想，果然不出所料。那么，等着挨训吧。

“你过来。”妈妈说，口气半是招呼，半是命令。

文森走到妈妈跟前。

“你看看，这儿。”妈妈指着作文本上一个地方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是一句对话的后半个引号，忘了用，老师给补上了。

“还有这儿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真糟糕！同样的毛病。

文森不言语，低着头。

妈妈说：“这个‘怎么回事’，很容易回答，随口就可以说出来：太粗心了。说得重一点也容易：太不负责任了。你是不是想这么回答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这样回答，正确不正确呢？正确。但是，如果仅仅为了求得答案的正确，那么，一点意义也没有，一点价值也没有！听回答的人，如果得到这样的回答就满意了，那他差不多等于是受了骗！”

妈妈的话头这么重，在文森的记忆里，这似乎是头一回。他有点吃惊，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妈妈又说：“如果不是骗人，那就必须做到一条：不是有口无心，而是有口有心。口里回答太粗心了，太不负责任了，心里想着这真是丢人，真是要不得，一定要改，一定要做一个办事严谨的人。”

为这后半句引号，妈妈差不多说了半个晚上。直到他感到儿子确实认识到小事不小、小处见大，确实认识到认真负责精神的可贵，这才收了口。

但文森还有疑问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您同意老师这评语和评分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同意。”

这可有点出乎文森的预料。他又问：“那，您也同意我对爷爷的看法，是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是的。”

文森很高兴。但他还有疑问：“要是您不同意我的看法，您认为爷爷没有偏见，脾气也不怪，您就会认为这不是好文章，不能得95分了吧？”

妈妈说：“那也不见得。每个人对周围的人和事，都有